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短篇小说：趋势、流派、代表作家

孙超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当代俄罗斯文学呈现百花齐放的姿态。短篇小说以其体裁上特有的优势逐渐繁荣、兴盛。书写随笔小说、系列短篇, 对联想和日常生活的关注是俄国当代短篇小说的主要发展趋势。传统写实小说、神秘隐喻小说、“严酷”自然小说和后现代小说代表了当代文学短篇小说的风格流派。

关键词: 俄国当代文学; 短篇小说; 发展趋势; 风格流派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 我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评论意见, 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正如文学评论家阿·拉蒂尼娜所说的, “可以证明文学在滑坡, 也可以说它蒸蒸日上”。(А. Латынина 2000: 9) 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文学现象, 以便理清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主要特点。

当代俄罗斯文学滥觞于 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 缘起于当时俄罗斯政治上倡导的改革和公开性。但是, 这种所谓的“异样”文学早在 50 年代持不同政见者们的自办刊物和国外的侨居刊物上就已萌生端倪。1986 年 6 月在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上, 一些语言大师公开宣称自己是改革的支持者。于是, 慢慢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得到了发表的机会: 从革命前的被禁的作家作品一直到 20 世纪“侨民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这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

1990 年 8 月 1 日, 文学审查制度被取消了。它不仅意味着文学摆脱了那种模式化的审查, 更主要的是, 它使文学摆脱了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心理上的恐惧情绪。正像作家柳·乌利茨卡娅所说的, “一切现存的禁锢被打破了”。(Л. Улицкая 1998: 166) 这种完全取消了书刊审查制度的言语自由为不同流派的作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艺术主张提供了可能性。美学上寻找自我成为艺术创作的时髦口号。无疑, 当代文学表达上的多声部, 创作上缺乏统一的艺术手法, 没有公认的领袖式的人物, 这些都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征。正像著名文学评论家亚·格尼斯所说的, “文学风格和体裁明显不是渐次发展的, 而是共存的。也不存在以往的文学体系上的等级性。一切都存在于同一时间, 而且有不同的发展方向”。(А. Генис 1999: 43)

我们常常把当代文学称作“某种程度上的过渡性文学”, 这里的“过渡”指的是从统一的处在严密书刊审查制度下的前苏联文学向完全是另外一种语言自由发展的崭新文学的过渡。总结过去, 末日启事录般的思索, 同经典文学进行论争, 因探询永恒心灵寄托而产生的精神危机, 关于新型主人公的争论, 寻找与新世纪相适应的表达语言, 所有这些都是跨世纪文学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后时代性”构成了新文学的又一主要特征。我们会经常碰到这些术语, 如“苏联解体后的”, “后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等等。正像作家兼评论家米·贝

格所说的，“俄国加入到世界大家庭后是同俄罗斯进入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空间紧密相连的”。(M. Берг 2000: 45)那种深深的危机意识，存在的荒诞感受以及对复杂社会生活的绝望、对语言的游戏态度，都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表征。

综上所述，世纪末的文学本质上已经变成另外一种文学。“新时期文化上的同一性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离心性”。(Т.Маркова 2003: 3)文学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起先，在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全部’，它既是讲台，也是哲学，既是社会学，也是心理学。现在，当这些功能从文学手中被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及相关科学所代替时，文学就只是文学了”。(Н.Иванова 1995: 179)并且，这种过渡经过了“巨变”、“转折”，也历经了“碰撞”和整合，变化和更新，艺术体系及模式、艺术形式和结构上的同一和变形。今天，文学本身为自己的这种新的创作现状寻找界定。产生了以下种种说法，如“万花筒”(伊·杰德科夫)、“混沌”(米·利波维茨基)、“马赛克”(阿·玛尔琴科)、“文化的终结”(米·艾波施泰因)等等。书评界对最佳 10 部或者 30 部作品的点评往往各有不同。难怪有关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几部学术著作均以鲜明的主观性而闻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文学按照其自身的体裁分流了。现在，短篇小说，回忆录，随笔，寓言文，借喻文等体裁最灵活清晰地反映了新的美学领域，填补了艺术表达上的主题空间，并将对当今社会的适应和格格不入的复杂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最近十几年，上述种种文体获得了明显的新生，令人耳目一新。

短小的文学形式由于其文体上的特点涉及的大多是一些比较狭窄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描述时也常常好像是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不仅是以个人的信念、智慧和思想为出发点，而以其直接的所思所想为出发点。这样，作者对待世界的态度表达得更加主观。总体上，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文学中作者的观点在文本语境下获得了某种独特的意义和表述，作者本身的形象不仅仅是单纯客观的观察者，而且是叙述者，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常常是在一个人物形象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不同的传统角色的共同作用。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为短篇小说这种体裁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短篇小说将那种个人的、偶然的、渺小的、初看上去不属于全球性大课题的东西搬上了文化舞台。但是恰恰是对个人世界的描述可以渗透“全人类的价值观念”，比如说，像个性的认知、生存权、自我保护、自由选择的独特性等等。人物的日常属性使得他们能够完成各种转变：“谦虚变为自我牺牲，理智变为灵巧和乐观，而乐天变为坚韧和勇敢”。(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9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2000: 8—9)要知道，局部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像尼·列伊杰尔曼和米·利波维茨基所说的，“短篇小说所描绘的世界模式不试图去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也不想探索‘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这样的探索确实只有长篇小说能够做到。但是在短篇小说所描绘的世界模式中甚至是单独的、惟一的情节都被置于艺术世界的中心，置于作者和读者的意识中心，而且如果作家确实捕捉到了生活中矛盾的本质的话，那么这一情节就获得了高度概括和总结，甚至，可以补充一点的是，获得了某种借喻的意义。(Н. Лейдерман, М. Липовецкий 1991: 241)

在力求摆脱精神危机、探询解决办法的情势下，在时代断裂的时候，恰恰是短篇小说在“积蓄”力量。“在这种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艺术的固有的一套被推翻并被摧毁的时候，短篇小说(几乎)成为惟一一种有能力以最新的、刚刚崭露出的冲突为基础揭示全新的个性观念的小说体裁”。(Н. Лейдерман, М. Липовецкий 1991: 241)我们不能不同意这种颇具说服力的论点。在最近一段时间，读者的目光越来越被以下作家的短篇小说所吸引，如德·巴金、亚·比托夫、尤·布依达、谢·托甫拉托夫、波·叶基莫夫、奥·叶尔玛科夫、法·依斯坎德尔、符·马卡宁、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维·皮耶楚赫、瓦·波波夫、叶·波波夫、维·托卡列娃、塔·托尔斯泰娅、柳·乌利茨卡娅、加·谢尔巴科娃、亚·艾佩尔，这并不是偶然的。

下面我们试图对当代文学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发展趋势作一下概述。

1. 当代作家在创作中明显对形式上简短的随笔性短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笔性短篇在“论述事物时常常使用一些新的、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这样就使其更具有哲学理性、历

史—自传性、政论性、文学—批评性、科普性或者纯流行小说性”(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9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2000: 9)。在这些随笔性短篇小说中头等重要的是作者的个性。作者的情绪成为了关键语汇。这样的小说常常被编成集子,有时冗长繁杂,经过数年后才结集成册。我们认为,这种体裁的短篇小说,可以使作者既快速又迅捷地捕捉到故事情节,对事件进行高度概括。通常情况下作者在创作这样的小说时,自己为其寻找“极富个人独特性的”体裁模式。比如说,维·阿斯塔菲耶夫的《树上记号》,尤·邦达列夫的《瞬间》,维·克鲁平的《粮食》等。

2. 短篇小说常常是以系列小说的名义出版发行。这同中篇和长篇小说在结构上常常像是由一系列短篇小说组成的道理是一样的。简短性是当今时代的标志。片段性、碎块感、残缺度证明了认识世界的不可能性。相反,“大部头小说”、“史诗性”常常能够反映人们在认识世界上的自信程度。比如说,尤·布依达的短篇小说集《普鲁士新娘》,法·伊斯坎德尔的《从切吉姆来的桑德罗》,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不朽的爱情》、《沿着爱神的道路》、《安魂曲》、《在另外可能的花园中》、《独白》、《东斯拉夫之歌》,瓦·拉斯普京的《谢尼亚·波兹特尼亚科夫故事》,亚·索尔仁尼琴的一系列两段式小说,柳·乌利茨卡娅的《穷亲戚》和《九岁到十一岁的小姑娘》,亚·艾佩尔的《草街》、《我生活中的香菇》等等。

3. 以上两种趋势往往又生成另外一种趋势:联想的趋势。短篇小说好像抛弃了自己体裁上固有的、传统的“定式”,情节流动自由、极富想象性,“为了解决一些迫切解决的艺术任务”预先“放弃了故事情节的描写,放弃了人物性格的刻画”。(Н. Иванова 1986: 20)

4. 对日常生活的密切关注是当代文学短篇小说另外一种鲜明的发展趋势。文学评论家尼·阿列科桑德罗夫将对这一生活领域的关注称为“自然派”,并将其定义为“当代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 1995: 131)

在论述小篇幅文体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状况时,指出其存在的各种创作流派同样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按照一些基本的文学范畴,在结合作者的世界观和世界感受特点,可以大致将当代短篇小说分成以下4个风格流派。

第一种是在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流派的框架内创作的短篇小说。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在保留原有的创作特点外,获得了某些新品质。“它摆脱了60年代作家的片面性和反思想性,为了反映当前独一无二的现实,它开始使用一些先前没有使用过的艺术手法,开始变得不那么循规蹈矩,变得更加宽泛自由”。(И. Лесной 1999: 19)也有一些评论家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¹。这种新现实主义在下列作家的作品中体现得较为鲜明,如列·包罗丁、尤·布依达、阿·瓦尔拉莫夫、亚·德米特里耶夫、波·叶基莫夫、奥·巴弗罗夫、瓦·拉斯普京、维·托卡列娃、柳·乌利茨卡娅、亚·艾佩尔等等。经常可以看到新写实主义作家们对世界和人的边缘状态的高度关注。这一特点在亚·索尔仁尼琴的两段式小说和柳·乌利茨卡娅的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不得不指出的是,新现实主义有向严酷现实主义过度的倾向,这也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社会状况的改变而引起的。从这一点上说,比较典型的作品有瓦·拉斯普京的《下葬》、《新的职业》,维·阿斯塔菲耶夫的《柳达奇卡》等作品。

文学评论家维·亚罗夫将80—90年代短篇小说发展的第二个流派定义为神秘隐喻小说。这一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家有阿·金、阿·库尔恰特金、符·马卡宁、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等等。他们的创作兼有现实主义和语词“魔法主义”的风格特点。(В. Яров 1999: 19)对于这些作家来说,自由是其创作的主要主题。这一点在符·马卡宁的“小三部曲”——《侍从》、《反派人物》、《逃跑的公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作家力求表达一种崭新的自由定式。符·马卡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如果个性不尊重自我价值,而且在现实世界和周围的人们之间没有道德上的联系,不对个人迈出的每一步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获得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在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那里获得了另外一种展示。她为“四十岁一代”的短篇小说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主人公形象——作者。按照评论家们的说法,“在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那里,正是作者的创作意识把对精细生活实质的那种无休止的、心颤

的感受同那种企图将所有社会公认的、理想的、对生活 and 人的观念体系整个地从头到脚地颠倒了过来的反抗式心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无论这种生活变得多么粗俗和不被人接受”。在她的短篇小说中生活被割断了，失去了有机的联系，它好像整个地由一块块支离破碎的碎片组成。在这个意义上，比较典型的是她的《不朽的爱情》、《克谢尼亚的女儿》、《流感》、《可爱的女士》、《观望台》等短篇小说。（Н. Лейдерман, М. Липовецкий 1991: 247）

斯·瓦西连科、柳·卡贝舍娃、谢·卡列金以及奥·叶尔玛科夫、奥·韩度西的一系列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短篇小说，谢·巴尔金和符·莫斯卡连科的情色特写代表了一种“严酷”小说。首先，这些作家的共同点表现在对“生活真实”的纯自然描写上。在这些作家的小说里到处都在进行着一场血腥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不仅仅在阿富汗，而且也包括俄罗斯本土。尼·列依德尔曼和米·利波维茨基将这一文学流派表述为：“在这些小说里，军人或是囚徒相互折磨，这种折磨有时可怕地叫人毛骨悚然；在那里，手指轻轻一挥人就被打死了，长时间地践踏也可以致人于死地；在那里，制度体系的顽症痼疾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被生活百般摧残的人、堕落的酒鬼、流浪者和囚徒等人物形象那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Н. Лейдерман, М. Липовецкий 1991: 240）令人深感震惊的不只是作家在这些可怕的场景里对现实生活的这种自然描述手法，最主要的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不接受态度已然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甚至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平日里的勾心斗角，阿富汗战争，锤炼心智的军旅生活，不仅使人联想起人们身边的整个现实，而且集中体现了已然成为某种范式的丑陋面孔。应该说，透过这种所谓的“严酷”小说织体产生的荒诞性绝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写作手法。这是通过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得出的对现实本身的一种反映。与此相应，在创作这一“当前流行体裁”时显露出的局限性，是同进行艺术分析时使用的传统现实主义的“技巧”（“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无情地颠覆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无论是面对客观环境，还是针对一直将“个人小世界”看作是精神家园，将世界的荒诞看作是生存的固有状态，把混沌视作宇宙责任的临时执行者的单独的个性，在他们令人难以琢磨的非理性面前，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分析“技巧”失去了前行的动力。

关于美学上的戏说问题，其能量和限度，其必要性和无根据性，其独特的艺术伦理学和不道德性，这些问题对“新潮”小说来说都不是偶然的。这一流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维·叶罗菲耶夫、尤·玛姆列耶夫、叶·波波夫、维·皮耶楚赫、符·索洛金、塔·托尔斯泰娅等等。大多数“新浪潮”小说家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大师。与现实主义范式相背，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情节的推动靠的不是人物形象的性格发展和客观条件的逻辑演进，靠的是雅致精细的语词游戏以及被奇妙组织起来的灵活而又自由的叙述。这一流派的作家关注的常常是一些不为俄罗斯文学所熟悉的主题，比如生存的荒诞性等等。乖谬美学和震荡美学得到了表现的场所，对“脏”话、骂人话的兴趣也愈加浓厚，一些作家将这看作是点缀文本的必需。按照评论家的说法，对于这类小说来说，“有价值的只是以怀疑的目光审视其周围世界的创作者自身，他们用自己特有的嘲弄式的微笑把那些具有救赎精神的文学细节展示出来”。（П. Вайль, А. Генис 1989: 250）在“新浪潮”小说里作者的形象是虚幻的。这表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定无疑的真理。这里的一切都遭到怀疑。所有的计测标准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游移不定。在这些作家眼中，对所有的衡量标尺都要进行重新审视。作者同他道德上的“文化学说”一样也不是特例。正像维·叶罗菲耶夫在为文集《俄罗斯的恶之花》撰写的前言中所说的，“新俄罗斯文学无一例外地怀疑起了一切：怀疑爱情，怀疑儿童，怀疑信仰，怀疑宗教，怀疑文化，怀疑美，怀疑崇高，怀疑母爱，怀疑民众的智慧……而后来，又对西方产生了怀疑”。（В. Ерофеев 2004: 12）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中无可争议的事实之一。

附注

1 这是向产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文学术语的回归，当时“新现实主义”是指那种新的，区别于 19 世纪经典

文学的现实主义。

参考文献

- [1]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Н. 1995 Я леплю из пластилина... [J]//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9.
[2] Берг М. 2000 Проблема присвоения и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M]. М.
[3] Вайль П., Генис А. 1989 Принцип матрёшки // Новый мир. №10.
[4] Генис А. 1999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умер. М.
[5] Иванова Н. 1986 О живом и застывшем: Полем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ассказе [J]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
[6] Латынина А. 2000 Фигурки на доске [J]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6 янв.– 1 фев. №4.
[7] Лейдерман Н.,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1991 Между хаосом и космосом: Рассказ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ремени [J] // Новый мир. №7.
[8] Лесной И. 1999 Путь к реальности / Новая проза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Четыре вектора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озы [J] // Книж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6 июля. №30.
[9] Маркова Т.Н. 2003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роза: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смысл (В.Маканин, Л.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В.Пелевин) [M]. М.
[10]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9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Казань. 2000.
[11] Ерофеев В. 2004 Русские цветы зла [C]. М.
[12] Улицкая Л. 1998 Конец века – конец чернухи? [J] //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3.
[13] Яров В. 1999 Путь к метафорике / Новая проза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Четыре вектора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озы [J] // Книж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6 июля. №30.

Short Story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Trends, Styles, Representative Authors

SUN Ch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Flourishes in all kinds of fields. Short stor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Modern Russian short stories includes essays, series short stories etc.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association of thoughts and on everyday life. Traditional realistic fiction, mysterious metaphorical fiction, “inclement” nature fiction and post-modernism fiction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rend of modern literature short story.

Keywords: Russian modern literature; short story; developing trend; genre

收稿日期: 2006 - 05 - 28

作者简介: 孙超 (1972 -),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俄语语言文学博士,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及翻译。

[责任编辑: 刘 铨]